

### 轉播權好，發光蛋美



維港看雲 郭一鳴

特區政府最近購買兩項公共產品，一項是發光蛋裝置藝術，另一項是巴黎奧運會轉播權，引起公眾討論。本港經歷太多政治談論之後，是時候關注經濟民生，藝術和體育是更吸引人的話題。

先說巴黎奧運會轉播權。這是繼上屆東京奧運之後，特區政府再次出手購買轉播權，透過香港電台及三間本地電視台免費轉播賽事。特區政府基於商業保密原則，沒有交代具體購入金額，只透露有關費用低於東京奧運轉播費。參考二〇一二年倫敦奧運轉播費一點二億和二〇一六年巴西奧運一點六億，相信今次特區政府所付費用超過一億元。在特區政府財政連續幾年出現數百甚至過千億赤字的情況下，一億公帑不是一個小數目，但筆者認為這筆錢值得花。

三年前新冠疫情衝擊經濟，加上之前發生社會動亂，令本港社會氣氛壓抑，為了讓市民能收看四年一度的體壇盛事和港隊的表現，特區政府決定用公帑購買轉播權，由港

台和本地電視台轉播，結果港隊運動員在東京奧運表現出色，奪得一金二銀三銅歷來最好成績，筆者記得，當時在時代廣場、奧海城等有電視直播的地方，大批市民為劍神張家朗、女飛魚何詩蓓以及港隊健兒振臂歡呼加油，場面令人興奮激動，不但衝散悲觀情緒，更令社會重新凝聚團結起來。今屆巴黎奧運，正值香港走出疫情但經濟復甦未如預期，完成維護國家安全立法之後，全社會要拚經濟，同樣需要凝聚大團結，提振社會信心。市民觀看奧運比賽直播，為香港運動員加油，為國家隊奪冠歡呼，除了可催谷消費，更可以達至無形的社會效益。今次特區政府再次出手，是審時度勢的明智之舉，值得點讚支持。

再說發光蛋裝置展覽。康文署與國際裝置藝術團隊teamLab合作，於復活節前至六月，在中環海濱添馬公園擺了二三百顆大小不同的充氣發光蛋，稱之為「teamLab光漣」裝置藝術展，公眾可以免費觀賞。政務

司司長陳國基指，這項活動是「藝術三月」眾多活動之一，期望通過各方努力，打造香港成為更有活力的城市。康文署官員表示，希望免費入場提供多些誘因，吸引遊客及很多不同區的市民前來參觀。不過，這項展覽代價五千萬元就引起爭議，擺放一隻發光蛋價值十多二十萬元，是否物有所值？

我去看過發光蛋裝置展。那天是清明節下午，我和家人從尖沙咀天星碼頭乘坐渡輪到中環，沿中區海濱長廊往添馬公園方向走過去，遊客川流不息。在海濱空地和草坪，擺放大小不同的白色充氣發光蛋，大的直徑有四、五米，小的也有兩、三米，一邊是特區政府大樓和立法會大樓做背景，還有解放軍駐港部隊大廈以及鱗次櫛比的商業高樓，另一邊是潮平兩岸闊的維港，潮濕的海風迎面吹拂，此情此景，令人陶醉。天色漸暗，公園和周圍建築物華燈初起，一個個發光蛋變色、五彩繽紛，映照出一個個遊客的剪影，一個四五歲戴口罩的小女孩張開雙手擁

抱一顆比她大幾倍的發光蛋，另一邊一名外國小男孩用單手推動一個碩大的巨蛋，不少情侶在草坪五彩蛋陣中漫步自拍，此時的添馬公園仿如一個童話世界。設計者利用天地海的自然元素，用一隻隻發光的巨蛋點綴其間，充分展現西方裝置藝術的魅力。

但是，有人說這種裝置發光蛋每隻在網上只賣幾十元，康文署邀請teamLab擺放二三百個發光蛋，竟花費五千萬公帑，是慷慨稅人之慨。這話似乎不無道理，康文署事先是否格過價？是否選過價？不過，筆者認為，一項藝術活動，不應該以單件物品的價錢作簡單的數字加減。一隻大黃鴨遊維港，和一對大黃鴨遊維港，成本與效益不是簡單的一加一。如果要計算「teamLab光漣」的成本與價值，或有另一個角度可供參考，據康文署預計，整個活動將吸引二百萬人次，如果按人頭計算，即是特區政府為每人買單二十五元，應該不算貴。至於吸引二百萬人次入場的無形的社會效益，又如何計算呢。

### 夏商周文物展



如是我見 文秉懿

一百多件展覽品中，最吸引我的是編鐘，一套二十四件，鐘面綴以花紋，依據大小懸掛在木架上，顯得氣派宏偉，莊重肅穆。要是博物館播放演奏編鐘的影片，相信更能提高參觀者對於古代音樂的興趣。

我閱讀文字介紹，遇上不少陌生的字，幸好博物館貼貼，在一塊總結各式各樣的物品的展板上，給難懂的字附上粵語和普通話讀音。看展覽之餘，還可以學習生字，一舉兩得。

談到字，不可不提甲骨文和銘文。前者為占卜服務，清光緒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國子監祭酒王懿榮因病去抓了服藥，偶然發現這種古老的文字。這些文字在我眼中像是一堆符號，看來看去也猜不着其意思。即使利用以現代漢字寫出的對應文字，兩者比較，我也難以找出其相似之處，最後勉強認得「天」字，像一個人張開兩手站着，頭上是一片天空。

銘文是鑄刻在青銅器物上的文字，我看見大鍋裏面，一個緊接一個符號，一行挨着一行排列，密密麻麻的，大概記錄了大量資料。卜辭篇幅較短，除了欣賞字的形狀，還猜一下是哪個現代字；銘文篇幅長，我基本一知半解。真佩服研究古代文字的學者，觀察力強，想像豐富。

根據介紹，歷史博物館以後會繼續舉辦文物展覽。我希望更多人可透過觀賞祖先遺留的寶貝，多認識祖國悠長的歷史和內涵豐富的文化。

### 「新的」老建築



柏林漫言 余逾

因為審批過程相當嚴格，一方面要保證老建築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則又要考慮新體建築和老建築是否從構造上和安全性上都合理。其次，當所有設計稿論證合理，拿到施工許可證，在真正的施工過程中也會遇到一些之前預料不到的難題。比如，老建築的管道安裝、一些牆體的改建等等有可能跟預期的不大一樣。當新的問題出現時，如果涉及到要改變當初的設計圖，則又需要一輪新的審批。

總體而言，老建築的翻新或重建極其耗資耗時，但柏林人在這件事情上反而有點樂此不疲的感覺。一方面，很多建築設計師覺得這樣的項目充滿挑戰性，並且非常樂衷於在現代與古老的交叉混合中尋找靈感，最終完成一件獨一無二的作品。另一方面，很多德國人偏愛老房子，特別是老房子的樓層較高，整個空間感比現在市場上的新房好很多。如果是老房子畢竟有各種各樣老舊失修的問題，保暖和環保性都很差。這樣的改造既讓他們享受到老房子空間上的優越性和傳統感，又能夠有完善現代化的保暖及水電配套。

不僅如此，遊客們也對柏林街頭巷尾偶爾出現的「玻璃框」裏的老建築驚喜不已。充滿現代感的設計中穿插着一些古老的牆面，彷彿坐在一群小孩中講着傳奇故事的老人。遊客們駐足面前，在感受，也在聆聽。

柏林人長期在建築現代化城市的同時，精心設計保護老建築。「玻璃框」裏的老建築，穿插於現代建築中，它們是柏林另一道飽含歷史底蘊的風景線。

### 子岡筆下的日軍大轟炸



人與事 徐東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七十九周年，也是我母親子岡（彭子岡）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紀念。在這不平常的日子裏，也更使我懷念她的音容笑貌及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

日軍大轟炸——大公報記者子岡採訪歲月中重要的一課。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國民政府遷渝後，重慶成為中國抗戰之中樞——戰時首都：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中心。

在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四三年八月，日軍先後出動軍用飛機九百餘架空襲重慶，進行滅絕人性的大轟炸，以迫使重慶國民政府屈膝投降，並妄圖摧毀人民的抗戰意志。

在這不平凡的抗戰歲月中，我母親子岡於一九三七年九月，與徐盈（我父親，大公報記者），離開淪陷後的北平，轉轉抵達漢口。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淪陷，《大公報》又遷到重慶。這樣，母親又經歷了在重慶的日軍大轟炸及「跑警報」的歲月。

那些年，母親寫的有關日軍大轟炸及其他事件是很多的，發表於《大公報》，如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三日《撲滅現代劊子手——記武昌被炸區域之慘慘景象》，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二日《煙火中的漢陽》，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五·三的血仇更深了》，一九四〇年十月三十日《霧裏空襲記》，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光明和動力的使者》等等，可以看出，母親對於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懷着深切的關注和深情。戰爭對於這位才二十四歲的年輕記者來說，也是一種歷練。

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三日，日軍瘋狂轟炸武昌，子岡寫下了：《撲滅現代劊子手》的檄文，此文立刻登在漢口版的《大公報》上。「……警報！時鐘指着十二點一刻，天空明亮得如同點着萬千盞汽燈，憤怒地準備監視人間強盜的屠殺……」「不到二十分鐘的巨響，他們炸塌了無數民房、醫院和美國教會學校……糧道街、二道街等處附近成了火燒場，成了屠門，成了新墳。」

哭泣、嘆息、咒罵！焦黑的死屍，破爛的瓦片，傾圮



▲二〇〇七年出版的大公報名記者叢書——子岡卷《如是我聞》。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二日，《大公報》發表子岡的文章《煙火中的漢陽》。

的電線杆，荒塚一樣的瓦礫場……

胭脂山的民房被炸毀了一大片，已經挖出的死屍搬到山對面的人行道上，殘缺的肢體垃圾有時嗅到一陣血腥，挖出來一隻腿，一隻胳膊，或是一個辨不出眼睛鼻子的焦黑頭顱……死者家屬跑過來認，剎那間竟認不出是不是自己的父子女。

省立醫院之外落一彈，院內落二彈……有幾個嬰兒死了，被家人抱着，小眼睛骨碌骨碌看着天花板，不知可曾震聾了小耳朵，初生就聽到了這樣巨大的聲音。這幾個劫後的遺孤，將來一定會是敵人的對手，畢生忘不了死在產褥上，死在彈片下的媽媽。

遠在武昌小東門的美國教會女學校聖希理達也被炸，汽車數輛也被毀，天上的劊子手連屋頂上的美國國旗也不看在眼內……」

這就是年輕的記者——二十四歲的子岡對於日軍轟炸的描寫。她文筆精練，文字生動，不愧是教育界導師葉聖陶的好學生。

母親出身蘇州教授家庭，本可以穿着精緻，優雅悠閒地行走在蘇州街道上，但事實不是這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真正的戰士，以「獅子般的勇猛」來描寫、控訴日軍的暴行，字裏行間，透露着對國家危亡的焦慮及對百姓的深情。

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子岡在《大公報》發表《五·三的血仇更深了》。同一天，《大公報》也發表社論《血火中奮鬥》，兩篇文章同放在一版上，影響很大，它表達了中國人民堅決抗戰到底的鬥志和勇氣。

隨着大轟炸給人民帶來的生命財產損失，「跑警報」更給重慶市民生活帶來無盡的苦痛，產生極大的戰爭恐慌及心理壓力。每當日機來襲，市區防空警報隨即拉響，市民紛紛躲避。在重慶大轟炸五年多的時間裏，跑警報已成為市民中不可缺少的事情。

當時我父母在重慶《大公報》工作，他們為了躲警報，住所連續搬了四次。當最後一次他們的住所也成為瓦礫之後，愛國老人、七君子之一沈鈞儒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讓他們搬進良莊——這是沈老及幾位愛國民主人士居住的地方。他倆搬進沈老不足十平方米的客廳，一住數年，受益無限。

子岡的第一個孩子（即我的長兄），就是在躲警報中夭折。當時母親抱着襁褓中的孩子從防空洞中爬出來時，才發現嬰兒已停止呼吸，原來是小毯子遮蓋太嚴……母親傷心到極致。

從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是重慶大轟炸的高峰時期，也是重慶市民跑警報最頻繁的時期。重慶上空曾經連續七天七夜不間歇地鳴響防空警報，這種血火中的磨煉也促使大家戰勝恐慌，堅強起來。

子岡類似的聚焦大轟炸，寫敵軍暴行及人民英勇的文章還有不少，在敵軍狂轟濫炸的歲月中，由子岡以筆為武器，以剛勇正直的「獅子般的精神」投入戰鬥，一篇又一篇，表現出非凡的戰鬥風采。

如今回望，更加堅信：勝利永遠屬於熱愛和平、堅持鬥爭的人們。

### 「絲織繁華」



市井萬象

香港城市大學殷哥展覽館正在舉行「絲織繁華：從中國到歐洲之路」展覽。該展覽囊括約一百五十件珍貴展品，由絲綢自古代中國出現至現代的演變，深入探究絲綢的歷史，通過來自中國、法國、印度及意大利的各類珍貴絲綢文物，剖析其在藝術、貿易、時尚與技術上的發展，並展示中國絲綢和傳統織物工藝於兩千年間，如何對全球文化起重要影響。

中新社